

《仪礼注疏·乡射礼》标点献疑

杨杰

摘要：最近出版的王辉先生点校整理的《仪礼注疏》，是当前《仪礼注疏》的最新整理成果。该整理本校勘、标点皆有胜于前人者，于推进《仪礼注疏》之整理、研究为功亦巨。然而智者千虑，整理本在标点方面仍有一些疑误之处，本文就《乡射礼》篇略举所见，以求正于方家。

关键词：《仪礼注疏》；标点；辨误

中图分类号：K892.98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1)05-004705

鉴于阮元校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存在选择底本不当、分卷无例、校对未精等不足，西北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共同发起了点校整理新版《十三经注疏》的工作。2008年起，以《尚书正义》为首的新版《十三经注疏》整理本开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。王辉先生点校整理的《仪礼注疏》上、中、下三册于是年底顺利问世。

该新版整理本丛书，“各经追本溯源，详加考校，或采用宋八行本为底本，或以宋早期单注、单疏本重新拼接，或取晚出佳本为底本，在尽量恢复宋本原貌的基础上，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，来弥补阮刻本的不足，以期对经学研究、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动作用，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”^①其功绩与价值自不待言。

王辉先生整理的《仪礼注疏》，在诸多方面也显示了其优越性：底本选择方面，采取北京图书馆藏张敦仁本为底本（复核以唐开成石经、黄刊严州本及其《校录》、徐本、单疏本）；校勘方面，校以《嘉业堂丛书》重刻张敦仁本及阮本，尽可能地吸收阮元校勘记的成果并加以改进，又“利用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及阮校以后新出的成果进行校勘”；附释音方面，“在经、注后加了《经典释文》的释音”；标点方面，经文断句“参考过黄侃《白文十三经》断

句本、《十三经全文标点本》、杨天宇《仪礼译注》，择善而从”；分段方面，“尽量保留贾疏的意见”，不得已时，“采用权宜之法”^②。如此种种，无疑都说明新版整理本代表了《仪礼注疏》整理的最新成果。

然而，一种完善的整理本的问世，原本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更何况其整理对象又是千百年来学者苦其难读之《仪礼》；加之《注》、《疏》，洋洋一百五十余万言，全赖一人之力，时间精力有限，难保不无疏略。笔者于披读中发现，在标点使用方面，新版整理本《仪礼注疏》可能还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。今不揣鄙陋，撷取《乡射礼》中条目若干，连缀成文，略作分析，祈请方家郢政。

本文订正体例：先引录原文，以“经”、“注”、“疏”字样领起；其中标点疑误部分，以下划线标识；为便于读者阅读，凡涉及疑误部分的经、注、疏相关文字，一并引录；其后括注所属页码。次列笔者认为正确的标点方式，以“正”标识，为求醒目。再次以“按”，阐述笔者标点的依据，分析原文标点的疏失。末于“○”符号后，附录几种重要的《仪礼》整理本的点读情况^③，供读者参考。

1. 经：作受酬者曰：“某酬某子。”

注：此言“某酬某子”者，《射礼》略于《饮酒》，

收稿日期：2011-06-22

基金项目：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：“中国古代射礼研究”（代码：CX10B_064R）；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：“中国古代射礼研究”（代码：2010bs0009）。

作者简介：杨杰（1983—），女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。

② 上古整理本《仪礼注疏》卷首《校点前言》，第6-17页。
③ 稽核的著作有：[清]胡培翬撰、杨大培补，段熙仲点校《仪礼正义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（简称“段校《正义》”）；杨天宇《仪礼译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（简称“杨天宇《译注》”）；[汉]郑玄注、[唐]贾公彦疏，彭林整理《仪礼注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（简称“北大本”）；彭林《仪礼全译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（简称“彭林《全译》”）。

《饮酒》言“某子受酬”，以饮酒为主。(P345)

正：此言“某酬某子”者，《射礼》略于饮酒，《饮酒》言“某子受酬”，以饮酒为主。

按：“《射礼》略于饮酒”，意谓射礼以射事为主，不以饮酒之事为主。“略于饮酒”与下“以饮酒为主”相应成文，其“饮酒”均指饮酒之事，而非《乡饮酒礼》篇名之省称，故书名号当删正。《疏》引《注》及贾氏语“此《乡射》主于射，略于《饮酒》”标点误同，不赘。

○段校《正义》标点作：“此言某酬某子者，射礼略于饮酒，饮酒言某子受酬，以饮酒为主。”北大本标点作：“此言某酬某子者，《射礼》略于《饮酒》，《饮酒》言某子受酬，以饮酒为主。”按：将“射礼”、“饮酒”理解为礼制，均不加书名号，亦可。然“略于饮酒”之“饮酒”则必不当加。

2. 经：主人以宾揖，让，说屨，乃升。

注：说屨者，将坐，空屨褻，贱不宜在堂也。(P355)

正：说屨者，将坐，空屨褻贱，不宜在堂也。

按：“褻贱”连言，意谓污秽而轻贱。

○段校《正义》此处标点不误。北大本标点作：“说屨者，将空坐，屨褻贱，不宜在堂也。”按：“空坐”连言而属上，此由失校而误。

3. 经：无介。

疏：(注)云“劳礼略，贬于《饮酒》也”者，谓贬于《乡饮酒》，《乡饮酒礼》有介，此上司正饮酒及此劳礼皆无介，是贬于《乡饮酒》也。(P359、360)

正：(注)云“劳礼略，贬于《饮酒》也”者，谓贬于《乡饮酒》，《乡饮酒礼》有介，此上司正饮酒及此劳礼皆无介，是贬于《乡饮酒》也。

按：“《乡饮酒礼》”当属下读，与“有介”连言。若原标点，逻辑不清，语意难明。

○北大本标点作：“云‘劳礼略，贬于饮酒也’者，谓贬于《乡饮酒》，《乡饮酒》礼有介，此上司正饮酒及此劳礼皆无介，是贬于《乡饮酒》也。”按：“贬于饮酒也”之“饮酒”，与后“谓贬于乡饮酒”之“乡饮酒”，标点自当统一；“《乡饮酒》礼有介”之“礼”当入书名号内。

4. 经：凡侯：天子熊侯，白质；诸侯麋侯，赤质；大夫布侯，画以虎、豹；士布侯，画以鹿、豕。

疏：(注)云“燕射则张之”者，《燕礼》、《大射》正为司射，如《乡射》之礼，是诸侯燕用乡射之礼，故云“燕射则张之”也。

注：(注)云“张此侯”，则经兽侯是也。云“由

是云焉”者，谓由是用乡射法，故云“兽侯”，于此《乡》记也。(368)

正：(注)云“燕射则张之”者，《燕礼》“大射正为司射，如乡射之礼”，是诸侯燕用乡射之礼，故云“燕射则张之”也。

按：此“大射”非《仪礼》篇名，而当与“正”连言，“大射正”者，射礼中之职官名。“大射正为司射，如乡射之礼”，乃直接明引，语出《燕礼》，原文作：“若射，则大射正为司射，如乡射之礼。”意谓：如果举行射礼（“经云‘若射’，不定之辞，或射或否，唯君所命。”^①），则由大射正担任司射之职，射箭比赛的礼仪与乡射礼相同。郑《注》云：“大射正，射人之长者也。‘如乡射之礼’者，燕为乐卿大夫，宜从其礼也^②。‘如’者，如其‘告弓矢既具’至‘退中与筭’也。”^③整理本失引，又以误以普通语词为篇名。

○北大本标点作：“云‘燕射则张之’者，《燕礼》大射正为司射，如乡射之礼，是诸侯燕用乡射之礼，故云燕射则张之也。”按：“大射正为司射，如乡射之礼”及“燕射则张之”失引。

正：(注)云“张此侯”，则经“兽侯”是也。云“由是云焉”者，谓由是用乡射法，故云兽侯于此《乡·记》也。

按：“兽侯”宜引，似更明晰。“故云兽侯于此《乡·记》也”，意谓：所以在此《乡射礼》的《记》文中言及兽侯。

○北大本标点作：“云‘张此侯’，则经兽侯是也。云‘由是云焉’者，谓由是用乡射法，故云兽侯，于此乡记也。”按：“则经兽侯是也”句中“兽侯”宜引；“于此乡记也”句中，“乡”乃《乡射礼》篇名之省称，“记”指其记文部分，故当标点作“《乡·记》”。

5. 经：凡画者，丹质。

疏：又案《冬官·钟氏》云“以朱湛丹秫”，四入为朱色，深而湛，丹秫，故知丹浅于赤，郑言此者，欲见以丹为地，丹上得见赤色云之义，故言此也。(P369、370)

正：又案《冬官·钟氏》云“以朱湛丹秫”，四入为朱，色深而“湛丹秫”，故知丹浅于赤。郑言此者，欲见以丹为地，丹上得见赤色云之义，故言

① [清]张尔岐《仪礼郑注句读》卷6《燕礼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。

② 原标点误作“燕为乐，卿大夫宜从其礼也”，径改。

③ 上古整理本《仪礼注疏》，第439页。

此也。

按：《周礼》撰作时代，词汇复音节化趋势尚未显现。又《钟氏》云：“三入为纁，五入为𤑔，七入为緇。”据此，“四入为朱”为句，“色”当属下读为“深”的主语。“湛丹秣”，直接暗引，语出《钟氏》“以朱湛丹秣”。丹秣，郑司农释作“赤粟”，郑玄从之。杨天宇先生据程瑶田《九谷考》认为：秣是有黏性的高粱，丹秣就是有黏性的红高粱。^①

“湛”，郑《注》引郑司农云“湛，渍也”，又云“玄谓湛读如‘渐车帷裳’之‘渐’”；又“淳而渍之”下郑《注》云“渍犹染也”，贾《疏》云“渐渍之也”。据此，湛意浸渍、浸染、浸润、渐染。“以朱湛丹秣”，意谓：用朱色浸染丹秣。划线部分意谓：四次放入染汁中浸染就成为“朱”这种颜色，“朱”这种颜色深到可以用来“浸染丹秣”，可知“丹”这种颜色要比“朱”这种颜色浅。原标点以“深而湛”成句，不辞。又，“故知丹浅于赤”后，似置句号为宜。

○北大标点本作：“又案《冬官·钟氏》云：‘以朱湛丹秣。’四入为朱，色深而湛丹秣，故知丹浅于赤。郑言此者，欲见以丹为地，丹上得见赤色云之义，故言此也。”按：“湛丹秣”宜引。

6. 经：礼射不主皮。主皮之射者，胜者又射，不胜者降。

注：主皮者，无侯张兽皮而射之，主于获也。

《尚书》传曰“战斗不可不习，故于搜狩以闲之也”，闲之者，贯之也；贯之者，习之也。凡祭取余获陈于泽，然后卿大夫相与射也，中者虽不中也，取不中者；虽中也，不取。何以然？所以贵揖让之取也，而贱勇力之取，向之取也于囿中，勇力之取也。今之取也于泽宫，揖让之取也。泽，习礼之处，非所于行礼，其射又主中，此主皮之射与？天子大射张皮侯，宾射张五采之侯，燕射张兽侯。（P375）

正：主皮者，无侯，张兽皮而射之，主于获也。

《尚书传》曰：“战斗不可不习，故于搜狩以闲之也。闲之者，贯之也；贯之者，习之也。凡祭，取余获陈于泽，然后卿大夫相与射也。中者，虽不中也，取；不中者，虽中也，不取。何以然？所以贵揖让之取也，而贱勇力之取。向之取也，于囿中，勇力之取也；今之取也，于泽宫，揖让之取也。”泽，习礼之处，非所于行礼，其射又主中，此主皮之射与？天子大射张皮侯，宾射张五采之侯，燕射张兽

侯。

按：“主皮者，无侯，张兽皮而射之”，意谓：主皮之射，没有射侯作箭靶，而是张设兽皮作为箭靶以射。“无侯”二字，内容、结构、语气皆相对完足，其后宜置逗。

《疏》云：“《尚书传》者，济南伏生为《尚书》作传。”^②是。《尚书大传》多异名，郑玄于《三礼注》中多之称为“《尚书传》”，有时亦称“《书传》”。此处《尚书》之“传”即是特指伏生的《尚书大传》，而非泛指，故“传”宜入书名号。《疏》文标点误同，不赘。

“凡祭”后宜置逗，表句中停顿。

“中者，虽不中也，取；不中者，虽中也，不取。”意谓：这次射中的，即使他在先前的搜狩中没有射中，也予以录取；这次没有射中的，即使他在先前的搜狩射中了，也不予录取。如整理本标点，语意颇难解。

“所以贵揖让之取也，而贱勇力之取”，句意完备，其后置句号为宜。

“向之取也，于囿中，勇力之取也；今之取也，于泽宫，揖让之取也。”整理本标点亦可，然笔者认为以此为宜。

整理本将《尚书传》引文的下引号置于“故于搜狩以闲之也”后，即认为引文仅“战斗不可不习，故于搜狩以闲之也”句，恐误。《尚书大传》约于宋时已有残泐，后即亡佚，清儒多有辑本^③，今取以核之，辑录此条的诸家辑本呈现的观点有三种：第一种，辑至“燕射张兽侯”止，孙之騄主之^④；第二种，辑至“其射又主中”止，惠栋^⑤、卢见曾、卢文弨^⑥、王谟^⑦、黄奭主之^⑧；第三种，辑至“揖

② 上古整理本《仪礼注疏》，第375页。

③ 有关各辑本之内容与特点，可参谷颖《伏生及〈尚书大传〉研究》第二、三章《〈大传〉辑本辑略》（一）、（二），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论文，2005年，指导教师：曹书杰教授。

④ [汉]伏生撰、[汉]郑玄注，[清]孙之騄辑《尚书大传》卷3《洛诰传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 [汉]伏生撰，[清]惠栋钞集，《尚书大传》卷3，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藏惠氏红豆斋钞本，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75年曾发行微缩胶卷。此本笔者未得寓目，据郑裕基先生《国家图书馆藏惠栋辑本〈尚书大传〉讹误举例》文中所引得知，载《中华技术学院学报》2009年第41期，第287、288页。

⑥ [汉]伏生撰、[汉]郑玄注，[清]卢见曾补遗、[清]卢文弨续补遗并考异《尚书大传》卷4《略说》，《经学辑佚文献汇编》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清顾观光批校清嘉庆五年爱日草庐刻本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6册

① 杨天宇《周礼译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642页。

让之取也”止，陈寿祺^③、袁钧^④、皮锡瑞^⑤、王闾运主之^⑥。笔者赞同第三种，并尝试为之言之。

首先，我们通过考察《书传》亡佚之前唐、宋古注与类书等文献对此段文字的征引情况，可以判断，“战斗不可不习”至“揖让之取也”为《书传》引文。具体而言，其被征引情况如下：

[唐]贾公彦《周礼疏》：

《书传》云：“向之取于圉，是勇力取。今之取于泽，是揖让取。”^⑦

《书传》云：“乡之取于圉，是勇力取；今之取于泽，是揖让取。”^⑧

《书传》云：“战者男子之事。因搜狩以闲之。”闲之者，串之。^⑨

是以《书传》文：“战斗不可空习，故于搜狩以闲之。”闲之者，习之。是其习兵因搜狩也。^⑩

[唐]孔颖达等《毛诗正义》：

《书传》曰：“征伐必因搜狩以闲之。闲之者何？贯之。贯之何？习之。”^⑪

[唐]孔颖达等《礼记正义》：

《书传》云：“凡祭，取余获陈于泽，然后卿大

夫相与射也。”^⑫

故《书传》论主皮射云：“向之取也于圉中，勇力之取也；今之取也于泽宫，揖让之取也。”^⑬

[宋]邢昺《尔雅疏》：

《书大传》云：“向之取于圉中，勇力之取也。”^⑭

[宋]朱熹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：

《传》曰：（……）战斗不可不习，故于搜狩闲之也。闲之者，贯之也；贯之也者，习之也。已祭，取余获陈于泽，然后卿大夫相与射。命中者，虽不中，取也；命不中者，虽中，不取。何以也？所以贵揖让之取，而贱勇力之取也。向之取，于国中，勇力之取也；今之取，于泽，揖让之取也。^⑮

[宋]王应麟《玉海》：

《尚书大传》：“已祭，取余获陈于泽，然后卿大夫相与射。”^⑯

以上征引，除了《礼记正义》外，都与郑《注》引文有差异，有些还是较大的差异，这说明：唐、宋人的引用很可能直接引自《书传》原书，而非袭自郑《注》；即使非引自原书，也是转引自其它文献：总之与郑《注》异源。再从唐、宋引文之间也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来看，很可能是引用者依据了《书传》的不同版本。基于此，这些见于其它古注、类书的引文说明：从“战斗不可不习”到“揖让之取也”皆为《书传》引文。

其次，我们通过细绎文理，可以确定“泽，习礼之处，非所于行礼，其射又主中，此主皮之射与？”是郑玄申释语。具体而言，郑玄引用《书传》的目的是为了给经文“主皮之射”提供更翔实的资料。然而前段引文只是介绍了有那样一种“取余获陈于泽，然后卿大夫相与射”的射类，并没有明说它就是“主皮之射”。所以，凭什么用以注解“主皮之射”，是需要郑玄作出说明的。“泽，习礼之处，非所于行

第 33、34 页。

① [汉]伏生撰、[汉]郑玄注，[清]王谟《尚书大传》卷下《略说》，《经学辑佚文献汇编》影印清嘉庆三年金溪王氏刻《汉魏遗书钞》本，第 6 册，第 147 页。

② [汉]郑玄撰，[清]黄奭辑《尚书大传注·略说》，《经学辑佚文献汇编》影印民国二十三年朱长圻补刻《黄氏遗书考》本，第 6 册，第 550、551 页。

③ [汉]伏胜撰、[汉]郑玄注，[清]陈寿祺辑校《尚书大传定本》卷 3《略说》，《经学辑佚文献汇编》影印清嘉庆至道光间三山陈氏刻《左海全集》本，第 6 册，第 210 页。

④ [汉]郑玄撰，[清]清袁钧辑、[清]袁尧年校补《尚书略说注》，《经学辑佚文献汇编》影印清光绪四年浙江书局刻本《郑氏佚书》本，第 7 册 36 页；又，[汉]伏胜撰，[清]清袁钧辑《尚书略说》，《经学辑佚文献汇编》影印民国十四年山东丁氏十笏园丛刻《伏乘》本，第 7 册，第 41 页。

⑤ [清]皮锡瑞撰《尚书大传疏证》卷 7《略说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光绪二十二年刻《师伏堂丛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55 册，第 786 页。

⑥ [清]王闾运撰《尚书大传补注》卷 6《略说上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光绪刻民国十二年汇印《王湘绮先生全集》本，第 55 册，第 829 页。

⑦ 《周礼注疏》，第 582 页。

⑧ 《周礼注疏》，第 602 页。

⑨ 《周礼注疏》，第 670 页。又，“书传”原标点作“《书》《传》”，此径改作“《书传》”。

⑩ 《周礼注疏》，第 1107 页。

⑪ [汉]毛亨传、[汉]郑玄笺、[唐]孔颖达等正义，龚抗云等整理《毛诗正义》卷 10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635 页。

⑫ [汉]郑玄注、[唐]孔颖达等正义，吕友仁整理《礼记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2320 页。

⑬ 《礼记正义》，第 2321 页。

⑭ [晋]郭璞注、[宋]邢昺疏，王世伟整理《尔雅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148 页。按：整理本原本未加引号，然该书“校点凡例”云：“郭注、《释文》和邢《疏》引书甚多，校点时分别核对原文，如果引用文献为原文，则加冒号和引号；如果是约引或所引文献已佚，则仅加冒号，以示区别。”（《校点前言》第 12 页）此条引文属于前者，径补引号。又，“书大传”原标点作“《书》《大传》”，亦径改。

⑮ [宋]朱熹《仪礼经传通解》卷 36《王制之壬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⑯ [宋]王应麟《玉海》卷 75《周泽宫》，广陵书社影印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，2003 年，第 3 册第 1388 页。

礼，其射又主中”，就是郑玄的解释，其理由有二：第一，“泽，习礼之处，非所于行礼”，意谓：《书传》引文所说的那种射在泽宫举行，泽宫是习礼的地方，而不是正式行礼的地方，所以它不是礼射；第二，“其射又主中”，意谓：那种射，“中者，……取；不中者，……不取”，注重是否射中，即所谓“主中”，这正符合经文所说的主皮之射“胜者又射，不胜者降”（即“主中”）的特点。基于此，郑玄作出“此主皮之射”的大致推断。然而，止此两点是不够的，既缺乏文献的明确佐证，也不排除其它射类的可能，它终究是一种推测，于是郑玄便在句末加上了语气词“与”，以表达一种疑问语气。

郑玄注经严谨审慎，对于缺乏可考文献证明的自我推测性阐述，常常余句末“言‘与’以疑之”（贾《疏》语），《三礼注》中比比皆是，唐代贾公彦为之《周礼注》、《仪礼注》作疏时，亦每每予以揭橥，篇幅所限，兹不举例。然而这种施“与”以疑之的用法，在各辑本《书传》中极难再见他例。就此语言风格之差异，可于上述判断提供有力佐证。

综上，下引号当置于“揖让之取也”后。

○段校《正义》、北大标点本均未明示引文范围，余处较上古整理本为优，可参。

7. 经：侯道五十弓，弓二寸以为侯中。

注：言侯中所取数也。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，侯之所取数，宜于射器也。

疏：（注）云“量侯道以狸步”者，《大射》文，故彼云“以狸步张三侯”，是用步耳。“而云弓”者，六尺为步，弓之下制，六尺与步相应，“而云弓者，侯之所取数，宜于射器也”，故此经云“弓也”。（P379）

正：（注）云“量侯道以狸步”者，《大射》文故，彼云“以狸步张三侯”，是用步耳。“而云弓”者，六尺为步，弓之下制六尺，与步相应，“而云弓者，侯之所取数，宜于射器也”，故此经云“弓”也。

按：“《大射》文故”，意谓：是因为《大射》文（用“步”作为计量侯道长短的单位）的缘故。“彼云‘以狸步张三侯’”乃补充征引《大射》原文。若原标点“故”属下，则成了解释《大射》何以言“以狸步张三侯”，显然与《疏》之本意相违碍。“六尺”当属上，为“弓之下制”的述语。“也”非经文，不当引。

○北大本标点作：“云‘量侯道以狸步’者，《大射》文，故彼云以狸步张三侯，是用步耳。而云弓者六尺为步，弓之下制六尺，与步相应，而云弓者，侯之所取数，宜于射器也，故此经云弓也。”按：此

段标点数误：“故”亦误属下；“以狸步张三侯”失引；第一处“而云弓者”下失逗，“而云弓”又失引；“而云弓者，侯之所取数，宜于射器也”乃被释之《注》语，失引。

8. 经：倍中以为躬。

注：躬，身也，谓中之上下幅也，用布各二丈。

疏：身谓中上、中下，各横接一幅布者，故郑云“中之上下幅，用布各二丈”也。（P379）

正：身谓中上、中下各横接一幅布者，故郑云“中之上下幅，用布各二丈”也。

按：根据郑《注》，身是指两幅布，这两幅布分别位于中（侯中）的上方和下方。“各”字前的逗号宜删正。

○北大本标点作：“身谓中，上、中、下各横接一幅布者，故郑云‘中之上下幅，用布各二丈’也。”亦误。

以上所举，不仅新整理本标点有误，而且前此其他整理本亦多有误。此外，新整理本还存在另一类疏失，即前此之整理本并无讹误，而新整理本未能有所参考与借鉴，以致出现了一些新的误读，兹举数例以明之，如：1.《礼经》：“弟子相工如初入，降自西阶、阼阶下之东南，堂前三筵，西面北上坐。”（P296）应读作：“弟子相工如初入，降自西阶，阼阶下之东南、堂前三筵、西面、北上坐。”段氏、杨氏、北大、彭林四家整理本句读虽不尽相同，然均不误。2.郑注：“来观礼同爵，自相与耦，则嫌自尊别也。”（P315）应读作：“来观礼，同爵自相与耦，则嫌自尊别也。”3.郑注：“将袒先言主人将袭，先言宾，尊宾也。”（P337）当读作：“将袒先言主人，将袭先言宾，尊宾也。”4.郑注：“一节之间当拾，发四节四拾，其一节先以听也。”（P339-340）当读作：“一节之间当拾发，四节四拾，其一节先以听也。”此三例段氏、北大整理本皆不误。

《仪礼》素以“诘曲聱牙”之难读著称，对其标点整理绝非易事，疏误的出现在所难免。对于新整理本《仪礼注疏》，笔者本着“爱而知其恶”的态度，刺取《乡射礼》篇中句读疑误若干，略陈其失，就教方家。或于阅读《仪礼注疏》者有所帮助，诚笔者之厚幸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